

魯迅在廣州

鲁迅在广州

张 竞

广东人民出版社

鲁迅在广州

张 竟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350×1168毫米32开本 4印张 70,000字

1977年11月第1版 197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册

书号 11111·29 定价 0.32元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目 录

前 言	1
一、开辟新战线	4
(一) 奔赴广州	4
(二) 首次交锋	10
(三) 在受包围中	19
(四) 香港之行	24
(五) 支持进步 反对倒退	31
二、胜利不忘进击	43
(一) 秘密的会见	43
(二) “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	48
(三) 要“永远进击”	55
三、在血腥的屠杀中坚持战斗	63
(一) 横眉冷对	63
(二) 彻底决裂	71
四、英勇不屈	79
(一) 在讲演台上	79
(二) 痛斥“叭儿狗”	86
(三) 揭露“振兴国粹”的伎俩	91
(四) 要“防被欺”	95

五、总结经验 继续前进	103
(一) 解剖自己 坚持战斗	103
(二) 瞻望前程	111
后 记	115
附 录：鲁迅在广州的大事记	116

前 言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① 鲁迅在广州（一九二七年一月至九月）时期，是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重要阶段。

鲁迅从厦门到广州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下，坚定地站在革命战线一边，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阴谋，唤醒人们提高革命警惕。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刻，鲁迅更紧密地靠拢中国共产党，支持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热情培养革命青年，并且按照列宁的教导来告诫人们，在革命胜利的进军中，“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必须坚持永远进击！“四·一五”，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的时候，鲁迅不畏强暴，以实际行动反抗反动派的血腥暴行，与国民党右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8页。

派实行彻底的决裂！在残酷斗争的日子里，鲁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坚持战斗，总结斗争经验，严于“解剖自己”，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①彻底抛弃旧思想的影响，世界观发生了质的飞跃。鲁迅以新的战斗风貌，迎接新的战斗任务。

毛主席教导我们：“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②我们要学习鲁迅精神，发扬鲁迅精神，学习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学习他在战斗中善于总结阶级斗争经验，严于“解剖自己”，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不断革命，不断前进的精神。

① 《二心集·序言》，《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卷第151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3—834页。



一九二七年鲁迅摄于广州

一、开辟新战线

（一）奔赴广州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中午，鲁迅握别了厦门大学的进步学生，登上由厦门开往广州去的“苏州”号客轮。

鲁迅到广州去，是决定“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①对一切反动势力采取“拳来拳对，刀来刀当”。^②离开厦门前夕，他对过去的战斗业绩作了总结，认为虽然曾经战斗过，但是过去的生活已成逝去的“陈迹”，虽然为革命事业起过作用，只“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③并表示必须改变过去的“生活”，紧紧跟上革命前进的步伐，在新的战斗中继续

①②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卷第163、182页。

③ 《写在〈坟〉的后面》，《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364页。

寻求正确的道路。

在这以前，鲁迅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经走过漫长的路程。他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南京求学，以后又留学日本，归国后参加辛亥革命，亲历了这次革命的失败。在十月革命的伟大影响下，爆发了“五四”运动，他立即以新的姿态投入战斗，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猛烈的进攻。

一九二四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建立了国共两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了以广东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大革命。当时，鲁迅仍在黑暗势力统治下的北京，由于远离南方兴起的革命运动中心，曾经有过“彷徨”，但是，他不断在战斗中“求索”前进的道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紧紧握着他那支锋利的笔，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其走狗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到封建军阀的疯狂迫害。一九二六年七月，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南方各省的农民运动迅速地更大规模地蓬勃发展起来。八月，鲁迅接受厦门大学的聘请，离开北京南下到那里担任文科教授。但是，他到厦门大学后，觉察到那里环境很坏。校长林文庆是一个获得博士学位，入了英国籍的华人，这家伙开口闭口不离孔子，是个满脑子孔孟之道，崇拜西方的洋奴。鲁迅周围尽是一些面笑心不笑的人物，“中枢是‘钱’，绕着这东西的是争夺，骗取，斗宠，献媚，叩头。”因此，鲁迅感到厦门和仍受封建军阀统治的北京一样“不干净”，是一个“没

有希望的”^①地方。鲁迅到厦门不到一个月，就觉得象过了一年。统治着厦门大学的一批顽固势力，惧怕鲁迅给这个学校带来改革的空气，引起革命的风潮，因此，制造了许多谣言对鲁迅大肆诬蔑攻击。当时麇集在厦门大学的属于买办阶级文人胡适一伙的“现代评论派”势力，千方百计对鲁迅进行了种种排挤。在这种环境下，鲁迅却蔑视这周围的罪恶势力，帮助厦门大学的进步青年办了两个刊物，还在厦门大学周会上公开发表反孔的演说，针锋相对地同学校当局和“现代评论派”的小卒们刮起的尊孔黑风进行斗争。

鲁迅时刻想着中国的前途，非常关心革命的进展。他在厦门时，全国正处在大革命高潮中，他听到了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欣慰地表示“此地北伐顺利的消息也甚多，极快人意。”^②为了奔向那火热的斗争中去，为人民大众尽力，鲁迅满怀革命的激情，毅然决定应中山大学的聘请，奔赴广州。鲁迅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之后，许多学生对他恋恋不舍，开了几次送别会，演说，照相，鲁迅劝他们不要惜别，请他们不要忆念。不久，厦门大学就爆发了改革学校的风潮。

“嘟——”汽笛长鸣，轮船开动了。鲁迅站在船上，发现一个“侦探性”的学生尾随着，他判断：“此人大概

① 《致翟永坤》，《鲁迅书信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上卷第125页。

②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9卷第98页。

是厦大当局所派，探听消息的，因为那边的风潮未平，他怕我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①鲁迅对于这个“尾巴”十分讨厌，采取各种方法严辞拒斥，令他难堪，但是，这家伙却仍然嘻皮笑脸，谬托知己，硬来攀谈，不愿走开。鲁迅告诉随同他转学到广州中山大学去的三位广东籍的厦门大学学生提高警惕：要“相机行事，能将他撇下便撇下，否则再设法。”^②这三位学生严加戒备，使这条“尾巴”毫无所获。

鲁迅乘的是“苏州”号轮船“唐餐间”，一房两个床位，同房的是一个到香港去的台湾籍丝绸商人，而这商人除丝绸生意之外，似乎对什么也不关心，只顾睡觉。鲁迅只好一个人在电灯下看书，写信。

轮船向南开去。鲁迅站在窗前，放眼眺望，皎洁的月色映在碧波万顷的汪洋大海上，一片片银鳞闪烁摇动。因为没有什么风浪，犹如坐在长江的船上一样。鲁迅想到：正在兴起的大革命，随着革命的节节胜利，反动势力也必然会不断进行反扑。北伐军从广东出师北上不久，英帝国主义的军舰就开进广州，在珠江上横冲直撞捣乱北伐后方。不久以前，许广平曾经写信告诉他，右派势力在广州也很嚣张，进步势力遭到排挤。她说，她自己在广州进了称为“左派学校”的中山大学任教，这就使反动势力“证明我之左，或直目为共，你引我为同

①②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9卷第241页。

事，也许会受些牵连的。”^①但是鲁迅回信坚定地表示：“我是不管这些的，我被各色人物用各色名号相加，由来久矣，所以被怎么说都可以。”^②鲁迅在船舱里思绪万千，不禁提笔写道：“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陆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③



在“苏州”号轮船上

一月十八日午后，下了阵阵细雨，“苏州”号轮船进入黄埔港。鲁迅站在甲板上，观望宽阔的江面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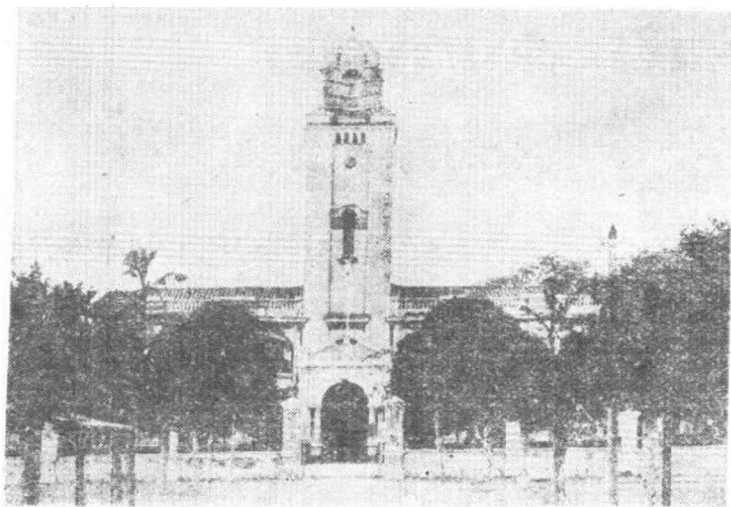
① 《致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第231页。

② 《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9卷第233页。

③ 《海上通信》，《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卷第297页。

船停了，他同三位青年学生转乘小船驶往广州长堤，住进宾兴旅馆。次日早晨，阴雨蒙蒙，鲁迅在中山大学助教许广平和老朋友孙伏园等人的帮助下，搬进了中山大学的大钟楼上。孙伏园比鲁迅早到中山大学任教，他将自己原来的住处腾出来让给鲁迅居住。

广州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早的根据地，中山大学是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斗争十分激烈的地方。中山大学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四五百名。校园北面是毛泽东同志不久前在广州主办的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马路斜对面是中共广东区委员会秘密机关。校园内的大钟楼矗立在西式外表的建筑——西堂、东堂两座教学大楼中间，显出特别的风格。在这大钟楼下的礼堂里，曾



1927年的中山大学大钟楼外景

经举行过许多重要的革命会议。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组织的许多群众大会，常常在大钟楼前面宽阔的广场里举行。

鲁迅一到广州，就在一些进步青年的陪同下游览了广州市容。仅仅十几天前，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武汉的大会，遭到汉口租界帝国主义者的血腥镇压；广州人民发动声援武汉人民的“一三”反帝斗争，也遭到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的阻止。鲁迅漫步街头，看到街道墙壁上贴的标语，有的褪了颜色，有的残破不堪，不禁引起了对当前政治形势的思考……。

鲁迅已到中山大学的消息广泛传开，来访者络绎不绝，鲁迅同各方面的人开始了初步接触。就在这样的新的环境里，他开始了新的斗争生活。

（二）首次交锋

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时候，中大校园内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搏斗进一步激化了。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从广东誓师北上后，工人运动和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反革命势力极度恐慌。帝国主义一面准备直接以武力绞杀中国革命，一面加紧扶植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右派集团，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早在

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利用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阴谋排斥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各级领导职位，篡夺了第一军的权力；以后又炮制了阴谋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北伐军占领南昌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领取了帝国主义的津贴，以南昌为大本营，逐步扩大其反革命活动，不断制造事端。盘踞在广东的国民党右派，通过政治会议和广东省政府盗用北伐名义颁布法令，限制工农运动，不准农民自卫军自由集合，禁止工人示威游行。广东各地区相继发生镇压工农运动的事件，国民党右派随意辱骂农民协会，甚至以“剿匪”为借口，派出军队屠杀农会干部和农会会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间，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指使暴徒纵火焚烧省港罢工委员会办公处，打伤工人的事件也屡次发生。蒋介石右派集团的反革命真面目一步步在暴露，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正逐步地在改变颜色。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以来，中山大学（前身是广东大学）领导机构改为委员会制。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位由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窃踞，中山大学的反动势力麇集在这个右派头目底下，更加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了。

中共广东区委为了加强文化战线上的左派力量，向右派开展斗争，曾坚决提出要聘请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已被右派篡夺领导权的中山大学当局，为了蒙蔽群众，不得不装出一副“革命”的姿态，多次致电鲁迅，邀